

864  
汪榕培 张后尘 总主编

外语与外语教学新视角丛书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Subdisciplines  
and Approaches**

**语言多学科  
研究与应用**

上册

杨自俭 主编



A0993856

广西教育出版社

# 总序

刘重德

最近,汪榕培院长和张后尘教授总主编了一套“外语与外语教学新视角丛书”,其中两部现已编好,即将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一部是杨自俭教授主编的《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另一部是何高大副教授撰写的《现代教育技术与现代外语教学》。承邀作序,甚感荣幸,先睹为快,获益匪浅。本书采用的是“新视角”,反映的是各学科前沿阵地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只对外语教学有实际参考价值,而且对与外语有关的深入研究也有极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这套新视角丛书计划中所包括的各书,除掉上述“新视角”、“新成果”这个共同点外,当然它们还有各自的具体内容和特色。现就即将问世的两书再分别进一步作个简要评述。

首先,评定一下《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

第一,高瞻远瞩,宗旨明确。

正像该书主编杨自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本书的编写目的是想开阅读者(主要是外语教师)的视野,加深对语言与语言学的理解,提高教学与科研的能力与水平,以适应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这是主编和各章作者的共识。

第二,有章可循,框架统一。

各章都包括了下列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简介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第二部分讲述如何运用上述基本理论与方法来提高教学能力与水平,第三部分讲述如何运用基本理论与方法来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与水平。这完全符合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认识论原理。

第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

上册包括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文体学、语篇分析等8个学科,下册包括语篇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10个学科。每个学科(即每章)的撰写者,都是有专著和多篇论文的著名学者。

#### 第四,批判继承,创见累累。

本书是一部名实相符的专著,遵循批判继承原则,对别人的研究成果既吸取其精华,又批判其不足,都在各自研究的学科或专题上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添砖加瓦,有所创新。限于篇幅,只能略举两例,以窥全貌。例如语法学一章对传统语法的所谓“主动形式有被动意义”的提法,首先从理论上、实质上和实践上剖析它不能自圆其说的缺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有说服力。在《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这部专著中,此类创见,随处可见。未能一一列举,请各章作者同志们予以谅解。其实,即使是主编所写的《序》,实质上也是一篇讲“语言和语言学”的颇具创见的专论,例如他在中外学者对语言所下的定义中关于语言的属性就作了令人信服的修正和补充。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外语与外语教学新视角丛书”的另一部专著——何高大副教授独自撰写的《现代教育技术与现代外语教学》。关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最新科研成果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外语教学所起的重大作用,写成如此全面而系统的专著,在我的印象中,何著在国内尚属首创,独占鳌头。

不容讳言,我国外语教育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总政策的实施和深入发展,也像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一样,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仍然赶不上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需要,特别是今年11月起已经开始进入世贸组织(WTO),工业、商业以及农业等均需进行国际接轨,已成定局,因此,外语教育的大力改革及网络教学的普遍实施,实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诚如汪榕培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中所言,“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外语教师有必要学习和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自觉地运用和发展多媒体辅助外语教学的软件,引导学生通过因特网学习外语,为将

来学生在网络学校学习外语,构建终身的学习方式做好准备。何高大先生的《现代教育技术与现代外语教学》一书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问世的一本及时的著作。”

总而言之,丛书即将出版的上述两部专著都是应新世纪全球化信息时代之运而生的新专著,其共同特点已见笔者以上所述,恕不复赘。今后续出各书,必将具有类似的“双新”特色,可以预言。特作《总序》,向从事外语教育工作的同行同志们推荐。

# 序

杨自俭

## 语言与语言学

我主编《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开阅读者(主要是外语教师)的视野,加深对语言与语言学的理解,提高教学与科研的能力与水平,以适应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因此就选定了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语篇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共 18 个学科(关于学科的概念下文细说),邀请对这些学科有研究的老中青专家分别撰写。在组稿前我提出了写作要求:(1)每个学科一章,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简介本学科基本理论(包括定义、核心范畴、主要理论原则及其体系)和研究方法(主要讲本学科常用的研究方法,也可涉及哲学与一般科学方法)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第二部分讲述如何运用上述基本理论与方法提高教学的能力与水平(包括设计教学研究项目、教师本人能力的提高、教材与教法的改进、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等)。第三部分讲述如何运用上述基本理论与方法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与水平(包括课题的选择、研究项目的设计、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方法等)。(2)要理论联系实际,论证精练准确,突出理论与方法论的作用,文字深入浅出,可读性强。(3)按参考文献体例列出本学科在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 10~20 本中外文必读书(依出版先后顺序排列)。

作为此书的编者我想就涉及语言和语言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向读者说说我

的看法,以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语言是什么?按我个人的历史认识,最早只知道语言就是印在书上的有形、音、义文字形态可读可写的东西,那时不说学语言,而说学文化,不知道口头讲的话也是语言。这好像符合人类研究语言的历史,先研究书面语言,后研究口头语言。读高中时正赶上把语文改成汉语与文学两门课,知道语文可包括语言与文学两部分。后来知道“语文”还可以指语言和文字。读中文系时知道“语文学”还叫“文献学”、“语史学”和“传统语言学”。它最初是研究跟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关的书面文献的学科,主要是对文献资料进行校订、考证和解释。中国传统的语文学还叫小学,主要包括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现在讲语文学主要指从古代书面文献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包括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学科。语文学的英文叫 philology,它是多义的,一个含义是 the study of written records, esp. literary text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ir authenticity, meaning, etc.。这个意思和中国的语文学差不多。第二个意思是英国专用的,和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完全同义,也叫 comparative philology。吕叔湘先生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写的专文中说:“为了读通古书而产生语文学,这是中国与西方——印度、希腊、罗马相同的,但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西方用的是拼音文字,中国用的是汉字。汉字自成一种体系,跟语言的配合关系比较复杂。这就使得中国的语文学和西方的语文学呈现不同的面貌。”“中国语文学的重点是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积字成句,理解不难,因而语法在中国语文学中没有形成一个科目。”而“西方语文学除考订语词的意义外,特别重视语词的形态变化,因为语句的理解以它为关键。所以他们很早就产生了语法学。”

到底语言是什么呢?我先前比较熟悉的定义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列宁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斯大林的“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后来学了英语语言学知道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as a static system of symbols to express ideas of human beings. 语言像“文化”、“意义”和“翻译”等概念一样,很多专家都下过定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义呢?因为这些概念都非常复杂,涉及的内容(包括其内部的与外部的)很多。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对它们的认

through creativity, the ability to make conceptional abstrac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etalinguistic reflection. (p. 253)

这个定义虽比许国璋先生的定义晚出 10 年,但不如许先生的定义明确指出语言与人、语言与客观世界、语言与文化等错综复杂的关系。Bussmann 的定义只是突出了语言的工具性与载体性,把语言保存与承传的内容更具体罢了。

1997 年 1 月 21 日,蔡富有先生在于根元先生主持的语言哲学讨论中考察、比较、分析、研究了语言学史上有代表性的语言观以及语言的定义,归纳出 12 种语言的基本属性,为语言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天赋能力和习得机制,一套声音符号系统和文字符号系统,逻辑符号系统和规则符号系统;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和认知的工具,文化的载体和信息的载体;是具有普遍性与多样性、有限性与生成性、任意性与约定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经济性与规范性、开放性与发展性、人文性与自组织性的社会文化复杂系统。

对这个定义,主持人于根元先生评论说:“今天蔡富有提出了一个科学涵义意义比较全的语言定义,就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一个重要收获。”我更赞成于根元先生下面这个观点:“我们提出一些说法,并不一定否定别人的说法。我们的讨论题就是给语言‘再’下一些定义。多几个定义或者准定义也好,思路开阔一些,多认识语言的一些侧面或者层面。”本着于先生倡导的这种精神,对蔡先生的定义,我有两点不同意见。第一,后半部分的 7 种属性中有些成对概念不清晰,甚至二者并不构成矛盾的两性(即两个方面),比如经济性与规范性,经济性是指语言在时空方面短和小,规范性在时空上既可以短小,也可以长大,其长短大小是语言的价值理性与审美理性等因素决定的。所以经济性与规范性这一对概念不是语言一种属性的两个矛盾方面,因此改为经济性与冗余性(superfluosness)较好,比如英语 many books 就是重复表复数的短语,前者为词汇手段,后者为语法手段。汉语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和“报喜不报忧,画花不画刺”,显然两者的后半部分是多余的,但又是需要的。这是和语言的经济性相对的。有限性主要指语言的符号与规则,相对立的应是由这有限的符号与规则生成的无限的句子与篇章,因此有限性应与无限性对立,而不是和生成性对立。任意性应与理据性或象似性(iconicity)相对,而不应和约定性

识是一步步走向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去年我看了于根元等先生的《语言哲学对话》(1999)一书,他花了很多时间和许多语言学家讨论语言的属性,他说语言的属性,“最基本的,一是交际属性,二是社会属性,三是兼有物质与精神的属性”。还说,第二层次的属性有动态性、人文性、开放性、层次性、调节性、互动性、可预测性、惯性、语言学习非一次性以及自然属性。他们还讨论了古今中外学者为语言下的35个定义,把它们分成交际工具类、结构系统类、能力行为活动类、综合类与其他类共5种类型。其中包括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定义,前者是“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用以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是存在的住所”。后者为“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惟一方式,而世界也只有进入语言之中才成为世界”。这是哲学家的定义,他们把“语言”、“存在”和“世界”等概念几乎完全等同起来,显然和我们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

记得许国璋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写了“语言”这个词条,他下的定义是“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他还把动物的信号系统(可知许先生不赞成动物有语言系统这种说法)和人类的语言系统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人类语言的四个特点:可分离性、可组织性、理智性和可继承性。许先生的这个定义来自他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的论文《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不过跟这篇文章中的定义只有几字之差,但无关宏旨。后来这篇文章作为首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可见许先生是很重视此文的。

1996年出版的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by H. Bussmann 为 Language 下了这样的定义:

Vehicle for the expression or exchanging of thoughts, concepts,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fixing and transmission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t is based on cognitive processes, subject to societal factors and subject to historic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definition, language refers to a specific form of expression that is restricted to humans, and differs from all other possible languages, such as animal communication and artificial language

相对,因为约定性既有任意的,也有有理据的。开放性与发展性是表达语言属性的同一个方向的,开放性可以包含发展性,因为开放就意味着有发展的余地,所以开放性的对立面应是封闭性,比如英汉语的名词、动词等都是开放性的,而代词、连词等都是封闭性的。人文性是指语言的文化性,文化是表达人性的,所以人文性对立的是科学性,而不是自组织性。自组织性是指语言的自身调节的机制,其中有科学性,也有非科学性。第二,我认为语言还有三种属性应在定义中加以补充,这就是精确性与模糊性、有序性与无序性以及潜性与显性。这三种属性近几年已为一些学者论述过,这儿就不赘述了。至此蔡富有的定义可改成: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天赋能力和习得机制;是一套语音符号系统和文字符号系统,逻辑符号系统和规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认知工具;是传承文化和信息的载体;是具有普遍性与多样性、有限性与无限性、任意性与理据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经济性与冗余性、开放性与封闭性、人文性与科学性、潜性与显性、精确性与模糊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等社会化的复杂的自组织系统。

下定义是一种逻辑方法,形式逻辑中下定义的公式为: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并且要遵守下列原则:(1)定义的概念应和被定义的概念外延相等。(2)不应循环。(3)一般不应为否定判断。(4)清楚准确。用上述标准衡量上边语言的定义,属和种差的内容都很复杂,其中归于“属”的就有“能力”、“机制”、“系统”、“工具”、“载体”等5个之多,种差就更复杂了。而辩证逻辑对定义的要求是从某一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变化中,全面系统地研究对象的一切联系,把人在实践中认识到的对象的内在矛盾、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发展转化的流动概念等都归结到定义中去,以揭示对象的本质属性。上述语言定义应属这一种。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语言的定义还会发展变化,其趋势定会朝着深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

语言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语言的起源问题中国人从古到今研究得不多,而西方人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欧美有不少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的语言是否从动物的语言发展来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引起了恩格斯的重视,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专门论证了语言与思维的起源问题。他强调劳动使类人猿直

立行走,这是从猿变到人的决定性的一步。手脚分工,发展了手的能力,发展了发音器官。随着劳动的进步,智力得到发展,正在形成中的人互助协作多了,这就“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惟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恩格斯还指出:“正如母腹内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月7日发表一篇文章,说:“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哈莫博士从事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虽然早在6万年以前地球上就出现了人类,但人类在4万年前才开始具有语言能力。这就是说,人类曾经历过长达2万年之久的‘哑巴时期’。他描绘说,那时的人类只想不说,虽沉默不语,但思维活跃,意志坚强。他还分析说,当时他们已有足够的智力说话,但由于没有语言交流的必要,因此就保持沉默。”这里有两个问题:(1)按恩格斯的观点,这2万年的哑巴时期是不是相当于婴儿约两年不会说话的时期?如果一个人活80岁,那不相当于人类生命的80万年吗?(2)哑巴时期,思维活跃,意志坚强,有足够的智力说话就是不说,这说明语言与思维是分离存在的。另外,人脱离动物界2万年,他们要生存,就需要互助协作,这怎么能只想不说呢?

我们知道幼儿习得语言分:(1)咿呀期(几个月)。(2)独词句期(一岁半)。(3)双词句期(2岁)。(4)电报体期(2.5~4岁)。(5)接近成人期(5~10岁)。这5个阶段和人类之初的语言发展阶段相一致吗?按照上述算法,从3岁到6岁基本学会语言,那就相当人类之初学会语言要3万年。

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恐怕难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因为距现在太久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应寄托在对儿童语言习得及学习过程的研究上,同时应以动物语言研究的成果作为辅证。

我国古代不热心研究语言的起源问题,但对文字的起源颇有兴趣,而且认为语言与文字关系密切。章炳麟改“小学”称“语言文字之学”。讲语言就离不开文字,讲文字也离不开语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比如有“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语言文字》卷。可见汉字

在中国语言学中有独特的重要地位,而不像西方语言与文字是分离的。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有语言,不包括文字,而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是语言与文字两部分。中西语言学这个差别过去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现在看来,是一个颇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世界上有无文字的语言,但没有无语言的文字,可是有语言先逝文字犹存的现象,比如中国的西夏文字和美洲的玛雅文字等。语言难以改革,文字可以改革,还可创造。周有光先生说:“文字的再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新兴地区的文化上升,要求改变外来文字,创造本族文字。另一种是两种文化接触,一种文字取代另一种文字。”

各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从古至今都在遵守着自己的规律也遵守着普遍的规律发展变化着。民族与社会发展了,语言要适应人们交际的需要就会有变化,文字要适应语言变化的需要就会有改革。周有光先生说:“在汉字文化圈中,日本创造假名,朝鲜创造谚文,不仅解决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矛盾,也符合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越南放弃汉字而采用拉丁字母,是汉字文化跟西洋文化接触的结果。土耳其从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从印度字母改为阿拉伯字母,又改为拉丁字母,是三种文化先后接触的结果。”

写这儿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在汉字文化圈中我们的汉字为什么可以一直不发生大的变化呢?汉字的进化是朝什么方向发展呢?文字不发生重大变化说明它跟语言无大的矛盾,比较适应语言变化的要求。中国历史上汉文化也和外国文化有几次大规模的接触,改革开放以来和外国文化的接触深广程度都是空前的,为什么也没引起汉字发生大的变化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第二,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和文字都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的结果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应该说也能发现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但这些优点和缺点是否可以作为它们先进和落后的标志呢?按照科学精神应当说可以比较出语言文字的先进与落后,但关键在于评价标准。过去西方人曾说汉语是孤立语,是落后的语言,他们是用印欧语言作标准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是一种文化上的歧视,所以我们是不能接受的。这几年香港的《语文建设通讯》多次发表孔宪中先生的文章,孔先生的用意是好的,鼓吹汉语文的改革,而用“骂祖宗”的方式应该说是用了不公平的评价

标准(孔先生骂祖宗是以英语为标准的)。反过来,以汉语为标准,用汉语的优点比英语的缺点,那会得出结论说英语远不如汉语。我们拿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它的英译文比较一下:

水光潋滟晴方好, The sun plays on the floodings, the scene is riant,

山色空濛雨亦奇。The drizzles misting the mountains is also a sight.

欲把西湖比西子, Comparing West Lake to "West Beauty",

淡妆浓抹总相宜。Both are charming in light dress as well as in bright.

(Tran. by Wu Juntao)

比较之后,首先感到汉语和英语诗中的景和情味已经不一样了,尽管英语译笔还不错,但原味已丧失不少。其次英译诗虽然押韵而且凝练,但跟汉语诗一比较还是有不少差别。单从语言的经济原则来讲,汉诗 28 字,英诗却有 36 个词,后者比前者多了 30%。《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四卷小 32 开本共 397 页(目录除外),而它的英译本 24 开本却有 449 页(目录除外),这说明英文不如汉语精练。作为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用这种标准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各民族都能接受的评价语言文字的统一标准,我想这个标准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条原则:

(1)平等的原则。语言文字民族性极强,必须实行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一样,不得有种族歧视。这条原则应该国内国际通用。

(2)适应的原则。语言文字是交际工具,因此它必须适应本民族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需要,本族人用以表达思想感情应是充分的与和谐的,有效率很高。

(3)经济的原则。这个原则包括语言文字结构系统简便和易学易用(包括外族人学习和使用)。如果语音、词法和句法变化过多,规则过繁或过分灵活,就不符合这个原则。

(4)得体的原则。得体是交际价值的最高表现,是语用价值的衡量标准,它包括可理解性(不发生歧义与误解)、准确性和适切性等。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这是最简单的定义。英语中先用 science of language 表示语言学,后来才用 linguistics,后者源自德语 sprachwissenschaft,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使用。像对语言的认识一样,人们对语言学的认识也是逐

步加深的。王宗炎先生对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从古到今,语言学者们视线逐步转移,视野逐步扩大,探索逐步深入,雄心也越来越大:从古代语言转向当代语言;从书面语转向口语;从个别语言项目转向整个语言系统;从一种语言的某些配置转向多种语言的共同特征;从语言的表面形式转向语言的深层意义;从语言的结构转向语言的功能;从语言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转向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人脑的关系;从人们如何说出和听懂语言到如何利用机器来分析、辨识、模拟和翻译语言。如果过去的语言学是一家小商店,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百货公司,千门万户,五光十色,叫人眼花缭乱了。

王先生主要讲的是语言学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发展变化。如果从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讲从古至今也是由单一逐步走向多元化的。语言学理论从传统语言学到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到形式主义语言学、到功能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多种语言学流派。研究方法从语文学的考证与解释到逻辑学的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比较,到本学科的历史比较法和共时描写法,到多学科的方法及其综合运用,即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数学的统计方法、社会学的调研方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此外还有包含新老三论的系统科学的方法(结构方法、功能方法、历史方法等)和哲学的方法。这些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是像生物一样一代顶替一代,而是多代同堂,特别是现在任何一项研究几乎都是多种理论和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

语言学定义很多,我这儿选三个有代表性的做一些比较,以加深我们的认识。

第一个是中美联合编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定义:

linguistics 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语言学的名称始于19世纪中叶,强调语言研究的新方法以区别于传统语文学方法。语文学者主要关心语言书面文献以及与文学和文化有关的语言的历史发展。语言学家更看重于研究口头语言,分析它在某特定时期所起的作用。语言学者研究世界上一切语言,而限于几种文学语言。语言学研究领域可分为三个对立方

面:共时的和历时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

第二个定义来自王宗炎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年出版)写的语言学词条:

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第三个是 Hadumod Bussmann 著 G. P. Trauth and K. Kazzazi 编译的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Routledge 1996 年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定义:

Linguistics i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with the goal of describing language and speech in all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adjoining disciplines. Insofar as linguistics deals with human languages as a sign system, it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ubdiscipline of general semiotics. Because of the object of its study and the investigational methods appropriate to it, linguistics has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Depending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investigator, lingu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general linguistics, which attempts to develop theories explaining general universal regularities of language (universals, language typ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which investigates problems dealing with specific languages. The various subfields of linguistics result from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language investigated.

从出版的时间看,这三个定义先后相距十年左右,都在上个世纪末,在语言学史上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第一个定义有三个要点:(1)语言学是一门科学。(2)语言学 and 传统语文学的主要区别。(3)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王宗炎先生的定义也有三个要点:(1)语言学是一门学科。(2)语言学的研究领域。(3)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这两个定义虽然都有三个要点,但有显著差别:第一个差别是前者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后者认为语言学是一门学科,这是对学科性质认识上的差别。第二个差别是前者比较了语言学与语文学,后者没有。第三个差别是研究领域基本相同,但前者指明了六个方面,其中明确提出了理论语言学研究。第四个差别是后者用“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表述了一个更

大的未定范围,其一指前四个方面包括不了的,其二指尚未说到或认识到的。这是留有余地的科学做法。而第三个定义与前两个相比有以下的特点:(1)语言学是一门描写语言的科学。(2)语言学是普通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语言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特点。(4)以研究者的兴趣为标准,语言学可分为普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从这三个定义中可以看出语言学的性质尚需进一步讨论,外国的两个定义都说语言学是一门 science,到底是哪一种科学呢?没说。王先生的定义只用“学科”(discipline)这个概念,没说是科学。那究竟语言学是什么科学或学科呢?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三大领域,按照现代科学的精神研究这三大领域的科学可分为形式科学(以真命题为依据,用逻辑证明方法确定其科学命题为真命题)和经验科学(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用实验方法证明其科学命题为真命题),前者还叫论证科学,包括逻辑学和数学;后者还叫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么人文科学包括哪些学科呢?我们的汉语“人文”一词最早出自《易·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在这里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汉语中的“人文科学”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辞海》的该条说:“源出拉丁文 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在欧洲 15、16 世纪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而人文科学的英语为 humanities,上述中美联合编译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 humanities 的解释为:“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从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赞助基金的法案中,可以看到这一术语所代表的广阔领域,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

从这两种权威词典的解释看得很清楚,语言学属于人文科学,但说法不一,前者把 humanities 译成“科学”,后者把 humanities 译成“学科”,王宗炎先生

的定义中用“学科”而不用“科学”,大概是基于区分 humanities 和 science 的。Humanities 译成“学科”好还是译成“科学”好呢?“科学”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科学只指自然科学,广义的科学包括人类的全部知识系统,《辞海》说:“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Humanities 是关于人文的知识体系,所以译成“科学”并非不可。吕叔湘先生说:“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是一门人文科学。也跟别的人文科学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涉及自然、社会与思维三大领域,所以它也不是十分纯粹的人文科学,其研究方法有定量的,也有定性的。把人文科学的经济学、史学、语言学、法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文艺学按这个秩序排列起来,大约可以说从左向右可量化的程度逐渐减弱;反之,可量化的程度逐渐增强。任何两种相邻事物的界限都不是十分分明的,交界处是混沌状态,一般都是向两个方向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比如母语与目的语之间有中介语,中介语对两端的语言来说是混沌的,既不是母语,也不是目的语,而且它跟两者没有明晰的界限。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再给语言学下一个定义:语言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语言及其相关对象的人文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分为共时的和历时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微观的和宏观的三个对立方,其任务是描述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语言发展的规律,发掘语言学理论,总结语言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

这个定义包括五个要点:(1)研究对象,包括语言本体和跟语言相关的领域:自然界,社会与文化,人的物理性、生理性、心理性、社会性等。(2)学科性质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研究领域与类型:历时的着眼于时间,是纵向的,共时的着眼于空间,是横向的;理论是分层次的,高层次的有语言哲学和普通语言学,低层次的理论距语言事实较近。理论研究就是让低层次的理论向高层次升华。应用研究是横向联系,除接受本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还要寻找和接受其他学科理论的指导。从理论到应用不是直接的,有个中间环节,应用研究应在这中间环节上下工夫。微观研究是语言本体各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语篇等。宏观是语言本体之外的各个相关领域,目前已有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方言学、方言地理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哲学语言

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等。(4)语言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依照事实、规律、理论、方法的秩序逐步深化,这一点对语言研究很重要。在我国的语言研究中过去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探究。(5)研究成果的应用。把成果应用于本学科,同时应用于其他领域,体现语言学的价值领先学科的地位。

语言学的分类有多种分法。许国璋先生在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学系列教材写的《总序》中用语相、综合和跨面为标准分为音系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分析、语相学(graphetics)、类型学以及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等。王宗炎先生在上述语言学词条中把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分成中心地带(语言本体的语音、语法、词汇、语义、文字)和边沿地带。边沿地带有许多边缘学科:语言教学与翻译、社会语言学、方言学、方言地理学、修辞学、风格学、话语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副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哲理语言学等。H. Bussmann在 linguistics 词条中以研究者的兴趣为标准把 linguistics 分为 general linguistics (universals, language typ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translation, machine-aided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以研究方法为标准分为 synchrony and diachrony;以语言生成与理解的过程为标准分为 psycholinguistics and neurolinguistics;以语言跟社会与地域的关系为标准分为 sociolinguistics, ethnolinguistics and dialectology。从莱庭先生总结了语言学分类的成果,提出了用两个方向(纵、横)和三种方法(历史、领域和类别)来划分语言学系统,并画了一个详细的图表,从中可以看出学科之间、流派之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看了以上这些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分类,我想到两个问题。

第一,除从莱庭的分类之外,上述几种分类中均未提出语言学史和语言学方法论这两个学科;国外的两种分类中也没列出哲学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这说明国内外语言学界对这三个学科认识还不一致或还不够重视,特别对语言学方法论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上述几种分类中均未提及。语言学史、语言学方法论和哲学语言学这三个学科应该成为当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因为这三个学科对培养人才和促进语言学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学科史是学科的根基,是学科理论的底蕴,是研究者灵